

X273
LJR01
2

46.511
李 劫 人

大 波

第 二 部

大 波

第二部

李 劫 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大波》是一部历史小说，它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保路运动为中心，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各种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和 地方风习，多方面地反映了整个运动的发展面貌。

这部长篇小说，初作于抗日战争前，曾由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作者开始重写，共分四部。第一部反映保路同志会成立的动人情景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对运动的血腥镇压。第二部描写各地同志军蓬勃展开的武装斗争和反动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阴谋手段。第三、四部表现反动政权迅速崩溃的必然性、大汉军政府和蜀军政府成立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各种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和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第四部仅写出四章五节，以作者不幸病逝，全书未竟。

大 波 (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陕 西 省 人 民 书 店 发 行

陕 西 省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77,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1/32 印 张 12.4375 插 页 2

1982 年 12 月 北 京 新 1 版 1982 年 12 月 西 安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00,001—26,200

书 号 10019·3367 定 价 1.10 元

目 次

第一章	流血前后.....	1
第二章	同志軍——学生軍.....	41
第三章	又是一盘棋.....	133
第四章	象鷗鷺一样的人.....	165
第五章	城乡之間.....	190
第六章	新的冲突面.....	224
第七章	变.....	277
第八章	“悲欢离合一杯酒”.....	315
《大波》第二部书后.....		392

第一章 流血前后

就在阴历辛亥年七月十五日这一天，黄澜生又因有一点小耽擱，他的三丁拐轎子在制台衙門的儀門內空地上落平時，差不多已是上午十点半钟光景。儀門以內四人抬的綠呢大轎、藍呢大轎、硬三丁拐轎、軟三丁拐轎，業已摆了一大壩，几乎一直摆到大堂上。

毫不稀奇，平常就是这样！

剛一轉過大堂，情形就有些不同。各处过道，各处官厅，各处轉灣抹角地方，都是人，都是执刀拿枪的巡防兵和卫队，还夹杂着不少穿着便衣的随从人員。大花厅那面檐阶上下，人更多。

他下意識地觉得朝大花厅那面走有些不便。遂轉身从側面一条夹道上繞去。

夹道中也是兵，肩挨肩地站了一长列，一直拖到后院。

他詫異了。正想找个熟人問一問。恰好一个时常碰头、彼此知道姓名的武巡捕从对面匆匆走来。

“蒲老爷！”他站在一处窗子跟前，先向这个武巡捕打了个招呼說：“大花厅上有客嗎？”

“有！好几位。”蒲祖庚摆出滿臉笑容，一面用手巾揩着油

汗，一面回答說，“黃大老爺才來嗎？你看院上今天樣子，似乎有點不大對頭罷？”

“就是羅！为啥摆了这么多兵，又是卫队，又是巡防？”

“我还是不大明白。只曉得营务处田大人昨夜就沒有回去，大約从半夜起，队伍就調來了。”

“唉？……”

“嗯！……”

两个人覷着面，都有点茫然。

黃瀾生不經意地問道：“花厅上的客，是些什么人？”

“哈！說到这些客，真把我們几个人跑够了！”蒲祖庚很神气地說道，“东南西北跑了个遍，煞果还是在两个近处請到。稀奇的是，我們人困馬乏地把客請到，差不多半个多时辰，还让别个坐在花厅里，又不急切傳見。大概要等來齊了，才傳見？”

黃瀾生笑道：“虽是苦差，足見功劳不小！只不曉得是些何等样的客，要这样寻找？”

“并不是什么稀客显客，橫順是常到院上走动的那几位大紳士：蒲殿俊、罗綸、邓孝可、江三乘、王銘新、叶茂林、張瀾、彭兰棻这般人。現在还没有到的，一位是顏翰林顏楷，一位是卸任电报局总办胡燏。”

“哦！”黃瀾生心里一震，連忙問道：“昨夜調进衙門的队伍，难道是为了这些人么？”

蒲祖庚用右手指甲在头发里搔了几下，皺着眉头說道：“这很难說啦！……”

“确乎难說！”黃瀾生不由也把眉头皺了起来。

分手后，黃瀾生連忙走到东后院他們幕僚办公地方。各科各室的人們虽未聚在一处交头接耳，但是从各道門口所悬的門

帘空隙間，看得見各房間的人全不象平时坐在各人的签押桌前埋头办公事，而是有的銜着叶子烟竿，有的捧着水烟袋，也有的在手指間夾着一支紙烟，一堆一堆地低声談說些什么。

他們的民政科也不例外。当他掀開門帘进去时候，那个即用同知、民政科助理、貴州人蹇小湖和一个民政科委員，安徽人韓同书，也是知县班子候补人員，正对面站着，說得有勁。

蹇小湖見他进来，連忙轉身問道：“黃瀾翁才来，你觉不觉得今天衙門里有些異样？”

“唔！怎么不觉得？只知道埋伏下这么多队伍，到底要做什么？”

“誰知道呢？韓同翁认为是用来压制铁路風潮的。”

韓同书点头磕腦地說道：“当然罗！老头子既然听了赵次帅的話，要改变态度，要严重对付铁路風潮，怎么不要使用武力呢？何况老头子又是打仗出身的人！”①

黃瀾生莫名其妙地問道：“赵季帅听了赵次帅的話要改变态度？……”

蹇小湖道：“是的，这是我們科饒观察昨天下來核稿时，對我們說的。……哦！你昨天供飯，告了假沒来，所以不曉得。……現在，我只能很簡單告訴你两句。饒观察說，次帅一連來过几封密碼电报，都是赵老四交他代譯的。話都差不多，除了責备季帅优柔寡断，中了王采臣的圈套，姑息养奸外，便叫他疾速省悟，不要再与盛杏蓀、端午桥立異，要与他們協力同心，將四川的铁路風潮压制下去，使国有政策得以貫徹。若四川人仍前反抗，可即严重对付，朝廷定会嘉獎之的。……然而饒观察却未断言季帅的态度就改变了。他只是說，季帅这几天心情很是恶劣。外面的压力那么大，四川紳士还要和他为难，罢市罢課之外，現在花樣

越来越多，居然鬧到不納捐稅，不繳地丁錢糧，甚至商量起獨立自保，不知道這局面會糟到何種田地！我也問過饒觀察，難道就聽其如此糟下去嗎？季帥總有一點打算罷？饒觀察也只緊鎖眉頭，一聲不響。所以我对韓同翁的估量，實是不敢苟同。”

韓同書道：“理有必至，事有固然，你老兄苟同也罷，不苟同也罷，總之，我的估量也如孔夫子所說，雖不中，不遠矣！”

- 赵次帅即赵尔巽，号次珊，又号次山，是赵尔丰的胞兄，是最能左右赵尔丰的一个人。辛亥前一年，清朝把当时的奉天（即今的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三处將軍裁撤，改为三个行省，和其他省份一样，每省設巡撫一人，为这一省的最高軍事行政长官。三省之上，又設总督一人，其职位也和其他几个省的总督一样。因为总督有軍权在握，故称制軍，又称制台，又有“帅”的称号。辛亥春，赵尔巽由四川总督（清朝制度：总督多轄两省，也有轄三省或一省的。四川总督便只轄四川一省。并且四川总督兼管巡撫事，其下就不再設巡撫。）調任东三省总督，遺缺以他的胞弟、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署理。赵尔巽既去，赵尔丰未到成都接任之前，又把四川布政使（清朝制度：总督、巡撫的官职虽然崇高，但說起来，却是一种临时設置的差使，所以用的印信不是四四方方的印，而是长方型的关防；一省的最高官吏，名义上要算布政使。布政使等于今天的省长兼管民政、財政职务，好象古时的一方之伯，故尊称为方伯，又好象古时的天子的屏藩，故又称为藩台。但是总督、巡撫成为固定官职之后，布政使的职位便小了，甚至降下来，和专管司法的提法使也即是按察使，专管教育的提学使也即是学政，专管盐政的盐运使也即是改制前的盐茶道并列，称为各司之一，为总督、巡撫的僚屬。）云南人王文韶采臣的提升上来，暂时护理总督职务。不久便正式升任王文韶继赵尔丰之后为川滇边务大臣。再，总督所駐之处为总督衙門，又称督院，或簡称为曰院，曰院上。又因四川制台衙門偏在成都城南，故成都人又呼之为南院。茲再附帶注釋一下：布政使在辛亥年春改行新官制前，全称为布政使司布政使，提法使全称为按察使司按察使，故称二司。按察为古时的陈果，故又称果台。学政称学台。各省都有这三个官，互不相轄，官阶平等。清朝的官阶分九品，每一品又分“正”“从”二級。总督大抵为一品，巡撫为二品，司为三品，其下是道为四品，其下是知府为五品，其下是同知通判为六品七品，其下是知县为七品，其下是佐杂小官和教官为八品九品。

黃瀾生沉思着道：“韓同翁或者估量得不錯。只是有一點，我还要請教。季帥既是要用兵力來對付爭路風潮，那嗎，不把隊伍開往鐵路公司，而調到衙門內來埋伏，却是何故？”

蹇小湖走到他的簽押桌前坐下，拿指節敲着桌邊道：“着，着，着！黃瀾翁之言，實獲我心！”

黃瀾生搖搖頭道：“小湖兄且慢這樣說。同翁估量，好像確有道理。若其不然，武巡捕老蒲他們爲啥又會跑得人困馬乏地將蒲伯英、羅梓青、顏雍耆、張表方、鄧慕魯、叶秉誠這一般人邀請到大花廳上來呢？……”

韓同書本來也已坐到他的簽押桌前扶手椅上去了的，當下一躍而起，兩手按着桌子說道：“真有此事嗎？”

蹇小湖也象吃驚似的說道：“那你爲何不早說呢？”

“我以為你們都曉得了。”

“我們如何曉得？”蹇小湖說，“我和韓同翁差不多同時來到，並未聽說有這件事。我們的底下人又有事情到外面去了，還沒有進來。我們只看見到處是巡防兵、衛兵。宅門上也不准人進出，說是四少大人的口諭。只有營務處田夢卿田大人、兵備處王寅伯王大人、藩台尹惺吾尹大人，還有新委四城總巡查、那位寶貝太尊路子善幾位紅得燙手的大人是例外。就連我們科參事饒大人還不能夠自由進出哩！”

黃瀾生也吃了一驚道：“啊！還有這等嚴重的事情，你們爲何也不早說呢？”

“韓同翁，你再估量一下，季帥把蒲議長他們請來後，將如何對付？”

韓同書搔着頭皮道：“這……這可不容易估量啊！想來總是先札而後兵的！……”

仍然是蹇小湖在問：“你的意思是……”

“難道還不明白么！把這般人邀請來，就是要他們將這次爭路風潮設法了結。起碼也得開市開課，並且把抗糧抗稅的話收回去。先是好說好講，以禮相待。這般人如其懂得利害，俯首承諾了，自然好。如其不然，那嗎……”

黃瀾生連連點頭道：“那嗎，就要擺點威風給他們看了！……不錯，不錯，這倒是好辦法。”

韓同書反而把手一揮道：“辦法也不見得頂好。”

“為什麼這樣說？”

“為什麼？因為老头子舉棋不定，剛上任時硬一下，繼而又軟了。不幾天好象正由軟轉硬，但是臨到顏楷、張瀾代表股東會呈請暫時休會，靜候查辦，他又勸慰起人家說，該會長等既經任事于前，仍當確切研究，以善其後，表示得和王采帥一樣地軟。如其那時打定主意，趁他們呈請休會，便老實批答，先將股東會停會，跟着再把同志會解散，一味硬下去，我看，這爭路風潮定然趨于平息。何致現在又來這一手，反而叫人議論反復不定，不象一位封疆大員的舉措。”

黃瀾生向蹇小湖說道：“韓同翁談得很精辟，不愧是官場老手，佩服！佩服！”

蹇小湖眯起眼睛一笑道：“我不相信季帥的見識就淺薄到連這點道理也看不清楚，何況他身邊還有那么多軍師！”他跟着又將話頭一轉道：“說不定季帥硬就見不及此。這叫作當事者迷。可惜的是，韓同翁為什麼不把你這番話寫成一個條陳遞上去？”

“遞條陳？你就不記得那天五福堂會議，樓藜然樓觀察才說幾句請老头子周諮博訪，內斷于心的話，就碰了老头子一個硬釘子的事么？現在衙門里的情形還是少開口的為妙！”

黃瀾生道：“但是你老兄这时便宜讲得不少啊！”

“私下議論，怕什么！”

就这时，院子外面不很远处忽然发生了一陣嘈杂的人声。

民政科头一間公事房里的三个人，依然热情洋溢地讲着他們自以为高明的言論，沒有注意到院子外面的鬧声。約摸啞完一竿叶子烟的时候，还是蹇小湖的耳朵尖些，听见隔壁房間——是民政科第二間公事房，只有两个录事一个核对在那里抄写公事和整理卷宗。——有人朝房外跑走的脚步声，他才抬头一看，

“什么事？……”

黃瀾生也接着向窗子外面望了望。果然，挺寬的一条明一柱檐阶上站了好些人，——各科的同僚們，都側着头，凝精聚神在听什么。

他們住下嘴来一留神，用不着走出去，从敞开的窗口上已經隱隱約約听得見那嘈杂声音，一陣低，一陣高；并且听见了这样几声呐喊，好象許多喉嚨全呐喊着同样的字句，真吓人！“綁起来！綁起来！……”

黃瀾生全身一震，两只眼睛不由大大睜了开来。一看，蹇小湖似乎比他还吃惊，連鼻翅都煽动不止，并且連連說道：“綁什么人？綁什么人？”

吓人的呐喊繼續傳來：“傳宰把手！……九名！九名！……傳号令預备！……”

蹇小湖慘白着臉說道，“杀人啦！……杀誰？”

韓同书比較鎮定，但是說起話来，声音还是不大自然。他說：“当然是杀大花厅上那些請来的人。”

“你該沒有估量到这一着？”

“委实估量不到！……不过也难說，或許由于蒲議長他們太

硬了，把老头子頂撞得轉不过灣，因而才決裂了，也是有之的。”

忽然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在門帘边問道：“饒大人在嗎？”

韓同書說：“是徐保生。”隨即大聲喊道：“保翁先生，請進來談一談！”

徐保生名字叫徐琯，是陸軍科參事兼法科參事。以一个知县班子人員，充当着两个道台●差事，就足見他的資格。

他掀開門帘進來時尚在問：“饒大人今天下來過不曾？”

三个人都恭恭敬敬站起來向他打招呼。

雖說是浙江人，却生得身材高大，只須不开口，誰不把他认

-
- 清朝官制已略述于前注，茲联系前注再注如下：各省官吏，叫作外官。外官中有“道”这一級。九品中道員居于四品，恰是承上启下的一級。一般称之为道台，当于赵宋朝的观察使，所以官場中便尊称道台为观察。那时，四川分为川西道，川东道，川北道，下川南道，包括后来分出去的西康省一部分，即是說包括今天四川省的雅安专区、西昌专区地方的，叫做上川南道。这是四川的分巡道、兵备道。但是这一級的官“道台”，又不一定都是分巡道、兵备道。象辛亥春新官制未頒发前的四川省的盐茶道，其他省份的粮道，普遍新設的巡警道（由各省警察总局改設的）、劝业道（由各省商业局或工业局改設的），与分巡道、兵备道是同一級的。此外，便是候补道。顾名思义，便知它的官吏，都是閑着在那里等“候”缺額出来，才能“补”上的人員。在清朝末叶，用錢捐官的風气大开，不管什么出身的人，只要有錢，都可以捐一笔錢給吏部（当时吏、戶、礼、兵、刑、工六个部的头一部。新官制制定后，才屈居于外交部之下），买一个官来作。最大的官，只能买到候补道，价钱不过一万多两白銀。就連一些花样加上，比如加捐二品頂戴、賞戴单眼花翎，那便可以不用戴亮藍宝石的四品帽頂，而戴粉紅珊瑚的二品帽戴，并在帽子后面拖上一匹一只眼的孔雀尾毛，同时还可把藍呢四人轎改为綠呢四人轎；轎子前面，还可加一个人撑一柄长柄紅綢大伞，叫做紅日照；轎子后面，还可跟一个戴大帽、穿大褂的騎馬随从，叫做跟班大爷；把这些虛伪仪式全加上，也还不到两万两白銀。有錢的人多，因此各省——尤其南方几省的候补道也便多了。道台的缺額只有那几个，絕大多數候补道不可能补缺。为了安頓这些人，只好多設一些临时差事，大抵每月支薪在白銀二百两以上的，都是候补道或低一級候补知府等的差事。

为北方汉子！其次面色紅潤，又沒有胡子，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非常灵活，要不是眼角已牵了魚尾，額頭皮已生了皺紋，下眼眶又已泡了起来的話，誰也不会相信他比老头子赵季和还大两岁，即是說业已六十又二了！

此刻却是两眼茫昧，又粗又短的眉头在眉心中間蹙成一个大結。不等人家問詢，先就象和人吵架似的叫道：“季帅这一着棋下得太差，簡直可以說是屎棋，又不知道是哪位狗头軍师給出的主意！不管怎嗎說法，他，季帅，总算干过大事，見過大陣仗来的，为什么这一回偏如此其瘟？莫非当真老胡塗了嗎？唉！你們饒大人又不在，却找誰进去劝一劝呢？”

韓同书道：“保翁先生訛議的，可是指目前的事情？”

“就是罗！你們看，这算哪一条律例，哪一項章程的办法？把人礼請前来，說是有要事面商。一两个辰光不傳見，也不派人代見。并不宣布罪犯何条，忽而突之，只叫綁了！而且要砍头！无怪張瀾破口大罵，口口声声叫把硃語写出来看！哼！这硃語却如何写，你們說？……”

蹇小湖接着說道：“的而且确，季帅的枪法太乱了。保生先生好不好赶进宅門去禀見一下，把这不可乱杀的道理讲一讲。……”

“現在还有道理可讲嗎？只能讲利害了！比如說，这般人都是民望所归的紳士，都有功名在身，而且有的是欽派人員，有的是請假回籍的侍讀學士，不先奏准，已經不可以非礼相加，即令諸人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就在专制黑暗时代，一省的总督也沒有擅行誅戮之权呀，何况而今預备立宪，新法剛剛頒布，这怎么乱来得！一乱来，自身先就犯了罪，而且这罪还不算小！你們可还记得本省东乡县的案子不？所杀不过一些平民百姓，而末了，錯

下剗子的总督部堂丢了官，奉行上命的提督軍門斫了头！^①而今是在自己衙門內，杀的又非寻常人，所以我倒要問一問季帅，是否奉有圣旨？拿我所得的消息來說，就沒有这样严重的上諭或內閣的廷寄发來。那嗎，今天胡行乱为之后，难免不为人所控告。将来查究起来，你們想一想，比起东乡县的案子孰輕孰重？那时，季帅才叫悔之晚矣！”

黃蘭生頗为着急地說：“是呀！徐老先生說得一点不錯！曾記丁未年，我在成都府发审局当差时候，季帅护院^②，王寅伯观察正在华阳县任上，破获一批革命乱党。按照王观察的主張，不知要杀多少人，要逮多少人。幸而成都府高增爵高大人、成綿龙茂道^③賀綸夔賀大人力主从輕。季帅起初很听信王观察的話，几乎弄成大案，后来改听了賀、高两位大人的言辭，沒杀一人結案，因而得了一个很好名声。这就是季帅本身成例。徐老先生假若拿这个例去說他，他一定听的。若再援引一下东乡县案子，那便更有力量。”

-
- 一八七五年（清光緒元年）五月，四川东乡县（今宜汉县）农民袁廷蛟等二三千人，为了反对东乡县知县孙定揚加派捐款，树立“粮清民安”的旗帜，齐集城外，申言要找經收粮稅的官吏們，清算历年浮收的粮賬，并要求免除各項杂款。这些貪官污吏們，当然不允許，于是誣蔑袁廷蛟等聚众抗粮造反，向他們的上級請兵平乱。当时護理四川总督文格，派了提督李有恒引兵到东乡，并命令他“剿办”以靖地方。李有恒因就纵容他的官兵奸淫燒杀，无辜百姓死伤的有数千人。后来人民一再控告，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認真处理。經派員查出实情，乃将孙定揚、李有恒判处死刑，文格革职留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东乡惨案”。
- 赵尔丰在光緒三十三年到三十四年之間，曾以四川布政使职份提升起来護理过四川总督。光緒三十三年，即阴历干支的丁未年，破获革命党一件事，已詳見我所修改的《暴风雨前》小說上，事情稍繁，这里不便詳注。
- 成綿龙茂道，即后来改称的西川道；因所辖为成都府、綿州直隶州、龙安府、茂州直隶州，故名。

徐瑄背負着两手，在房間里踱了几个圈子，一面低头沉思，一面嘴唇不住动彈，好象在說話，却又沒有声音。蹇小湖正待說什么，却見韓同书在向 he 使眼色。他知道韓同书是徐瑄的老朋友，当然懂得徐瑄的脾气，因就把打算說的話咽了回去。徐瑄恰象思考停当，举眼瞪着黃瀾生說道：“好得很，你老兄的話正好說在筋节上！倘若有人能够当面向季帅談一談，定有不可思議的效果的。”

“徐老先生就好去談，我知道季帅很敬重你的。”

“唉！老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以为季帅敬重我，就能听我的話嗎？若果如此，首先，他就不会有眼前这种荒唐事情；其次，我此刻也用不着特特来找你們科的饒大人了！……不过，承你們瞧得起我，鼓舞我有进无退，好！圣人說過，知其不可而为为之，我也何妨一試。同书兄，走！陪我走到宅門！”

三个人都非常激动，一齐迈步。剛掀門帘，韓同书的跟班，湖南人尤安突然出現在房門口。

尤安揩着脑上汗珠說道：“老爷們莫出去！夹道上走不通。好几位老爷都着擋了回来，一分钟也不准在那里逗留！”

几位老爷几乎同声在問：“为什么？”

黃瀾生还更添了一句：“莫非打整杀場，安排把人斫在那儿嗎？”

“不，不，……因为大帅在五福堂开会。大花厅里着捆綁上的那几位老爷都松了綁，請到五福堂来啦！”

徐瑄大为詫異道：“有这回事！是你亲眼看見的，还是听人說的？”

“怎么会是听人說的！”尤安摆出一臉不高兴的神色，撇起嘴唇說道，“徐大老爷不肯相信的話，你就亲自去瞧一瞧。”他又冷

笑一声說：“可是那些丘八副爷不見得就認識你徐大老爷，就能通融让你徐大老爷撞过去！”

他的主人是摸得够他这个管家二爷的戇脾气的，当下便截住他的話头說道：“这些話不用再談了。我們要知道的，只是大花厅里那些老爷們，怎嗎一下着捆绑起来，怎嗎一下又松了綁，又着請到五福堂开会。說起来真叫人奇怪。个把钟头內，忽而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忽而又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客。你既然眼見，你就得說出个所以然来。”

尤安紅脹着脖子說道：“老爷安心考我！我又不是赵大帅签押房的二爷，我怎么曉得那些疙里疙瘩的原委？我只能把我眼見的实情給老爷們回稟一番。……”

二

尤安为他的主人到学道街二酉山房去取新到的《国粹学报》。出去时，正碰見罗綸、邓孝可一般人由提法使周善培、巡警道徐樾、劝业道胡嗣芬、提学使刘嘉琛陪伴着，前前后后走入轅門。他在二酉山房沒有取到《国粹学报》，据說，还未寄到。但《神州国光集》却到了几本。他上过私塾，讀过經书，国文程度能够看得懂《聊斋》，又能画几笔，临过《芥子园画譜》，和二酉山房的伙計徒弟又熟識。他們把《神州国光集》摊在柜台上請他观赏，还送給他一杯香茶解渴，这下，就使尤安勾留了几乎两小时。

当他重新走进制台衙門，情形就与前两个钟头不同了。轅門和儀門內外已有好些巡防兵站了队。大堂上除了巡防兵还有卫队。轉到大花厅，情形完全大变。四周围都是队伍，花厅門前的台阶上下拉成了一个簸箕陣，外几层是拿步枪的人，內两层

和台阶上是拿手枪和鬼头大刀的人，尤其那鬼头大刀都打磨得毫光閃閃，一望而知刀鋒是風快的，要是双手举起来劈头一下，……

“怎嗎！这个地方会跑出宰把手来？难道……”

簾箕陣的当中，就在台阶石下面，好象当真捆绑了几个犯人，因为大家都朝那地方在看。尤安也习惯地要挤上前去。但是今天偏和往常不同，丘八副爷們一个个都那样不客气，不但把他攘了出来，还凶神恶煞地呼叱他。

尤安也毛了，楞起眼睛說道：“看不得么！”

他那湖南口音登时就引起卫队中間几个湖南人的注意，便轉变口吻和他打起乡談。及至曉得他也是吃衙門飯的人，而后才告訴他，今天的事情真特別！一般紳士老爷由巡捕老爷們邀請到大花厅，等了个多时辰，那个带卫队的山东人張麻子就从內里傳出口諭，叫綁了！叫傳宰把手伺候！說这般紳士都是謀反叛逆的头子，等大帅亲笔在标子上过了硃，就行刑。說不定就听在轅門內。并且那几个卫队还格外要好，让尤安挤到簾箕陣的边沿去看一看那一些所謂謀反叛逆的头子。

九个穿长衫的老爷，其中一个还穿了一件开襟紗袍子的，尤安认得是顏翰林。也一样的两只胳膊被一根指头粗的四八股麻绳背翦着。九个人都是光头，在从密布的云幕隙中漏下的强烈阳光之下，很清楚地看見每个人臉上，不但沒有一点血色，甚至还灰扑扑地硬象敷了一层尘土。只有一两个人还昂着头，气势汹汹地在吵鬧。但也听得出那声音又嘶又哑，好象生了锈的两件铁器互相磨擦出来的一种怪不好听的响声。有几个人硬象在哭，臉頰上挂着泪痕，說不定也是汗。虽然天上已經起了阴云，在露天底下到底沒有室內凉爽。